



# 追尋健康的裁縫師林福生

廖青(臺灣)

林福生，一個六十八歲慈祥長者，談到過往的人生，沒有感嘆，平和的敘述，有如說故事一般。

林福生的幼年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日子經常在躲避空襲中度過，並無快樂童年可言，當時物質非常缺乏，生活相當困苦，八歲就得煮飯，十幾歲時，清掃道路兩旁的落葉當柴火、挑雞糞替農田施肥、作雜事成了每天主要的工作。

自幼體弱多病的林福生，年少青春的歲月中，缺少了神采飛揚，只因十幾歲起就時時藥不離身。在父親的安排下，十九歲時，他開始學習裁

製西裝，二年後他成為一名年輕的西裝裁縫師傅。

認真打拚事業的他，每天至少工作到晚上十二點，趕工時則常熬夜到天亮，長期地勞累使得虛弱的身體每況愈下。不迷信名醫，但為了找到適合自己體質的中藥，有時一天換上好幾帖，持續不斷的中藥不但無法換來健康的體，卻把豐厚的收入消耗殆盡。

就這樣，中藥一帖換過一帖，藥壺一隻換過一隻，辛苦又無奈的日子，日復一日。五十六歲退休後搬到宜蘭，閒來無事，研究藥書成為每天的功課，茶几上永遠擺著一本中藥書，但久病並未成良醫，任憑他再努力也無濟於事，追求健康的人生目標變成一個奢望。

一九九七年五月，有一天早上他從運動公園回家時，看到一對夫婦在煉功，動作非常的柔和，放在旁邊的木板上寫著「法輪功」，心想這應該

是佛家的吧，馬上浮起要煉的念頭，但因為正要出國而暫緩。回來後，六月下旬到運動公園打太極拳時，聽到旁邊法輪功的煉功音樂，就被深深的吸引。

林福生第二天早上前往運動公園，停車時，恰巧碰到煉法輪功的鄭姓夫婦，就這樣他成了修煉法輪大法的一員，從此他每天四點五十分準時到達煉功點，煉功、學法，六年多來如一日，從未間斷。

奇跡般地，吃了四十幾年的中藥，在他得法的那一天竟然就忘記吃了，形影不離的藥壺也在第二天被丟棄了，香煙也漸漸抽少了。得法二星期後，他拿到了《轉法輪》這本書，識字不多的他，如獲至寶，天天學讀。就在他讀法的第一天，戒去了每天一、二包煙的煙癮。手指頭的關節痛、身體酸痛、頸椎僵硬的毛病不見了，臉色愈來愈紅潤，他說：「我現在六十八歲的身體狀況比年輕時還要好。」有趣的是，禿了的頭頂開始陸

續長出黑色的頭髮來，一輩子離不開藥物的夢魘終於遠離！

修煉後的林福生事事以法理為依循，他以寬大的包容、和煦的態度化解了家庭紛爭，回憶起媳婦的行為，他輕描淡寫地說：「牆壁上無法擦乾淨的墨汁痕跡，是我媳婦用的。」媳婦接二連三的挑釁行為，並沒有引起爭執，他說：「有一天晚飯後，我在房間裏看書學法，聽到碗被摔到地上的聲音，愈來愈激烈的破碎聲，意欲挑起我的氣憤，當時我沒有發脾氣，我告訴自己：『我是個修煉人，修的是『真、善、忍』，得以高標準要求自己，退一步海闊天空，難忍能忍。』這個念頭一出，突然間氣全消了，感覺非常輕鬆。」

修煉前，林太太總是扮演著退讓的角色，林福生大男人主義的觀念在修煉後也慢慢地拋棄了，夫妻發出口角與摩擦時，開始懂得站在太太的立場思考，體貼太太。他說：「有時太太表現不一樣時，我會往內心深處尋找自己不對的地方，是否作了讓她很傷心的事。」「有失必有得，發現自己的錯誤與執著後，勇於面對它，把它去掉，得到的是愉悅的心情，更多的自在、祥和。」

瘦小多病的林太太因林先生的脫胎換骨，一年多後她也得法了，修煉後，少了病痛又長胖了的林太太說：「結婚後，天天為他煎藥的日子終於遠去了，我們現在的生活過的簡單又輕鬆自如。」

## (譯文) 在我的生命中

### 第一次有了一種歸屬感

Maria McMullan (愛爾蘭)

人們說女人總是對著鏡子，看自己外表如何，髮型，衣著是否合適。男人也照鏡子，只是他們從不承認這點。但鏡子不會照出我們對別人的想法和感覺，也不會展現我們是好還是壞。它只能照出我們的表面和我們在別人眼裏的外表。

自從開始修煉後，我學會了向內找。《轉法輪》這本書是一面能照到內心的大鏡子。她使我無法掩藏任何執著、錯誤、氣憤、妒忌、冷漠和不善。假如我對別人不善，即使是因為我有點累，她都會讓我知道。

在我知道法輪大法之前，我的生活是另樣的。我奮力工作是因為熱望成功。我衡量一個成功者的方法是看其如何有才智，其工作好壞，努力的程度及所受教育如何。我羨慕聰明人並希望自己也聰明。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給孩子們樹立榜樣。我瞧不起那些沒有讓孩子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因為我沒有上過大學，所以，多年來，我參加各種課程，學習以取得文憑等等。但有一天，我開始認識到這些只能使我成為一個有知識的人，卻不一定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我開始感到生活中少了些甚麼，但我不知道是甚麼。我或許在找一個要信仰的東西，但我一直都沒有找到我最想要的。

兩年多前，當我和丈夫在鎮上買東西時，我們看到一群年輕的中國人在為法輪大法徵簽。我們讀了有關迫害的展板，並簽了名。還帶回家一些傳單。這些打坐的年輕人的祥和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這太美了。

我的丈夫在因特網上尋找更多有關法輪大法的信息。我想那只不過是另一種鍛煉方法，就沒有太在意。

丈夫下載了煉功說明並開始煉功。然而，當他每天晚上的煉功時間由一小時增加到兩小時，我不知為何開始感到不滿。最後衝他吵了起來。這時他讓我跟他一起嘗試這個功法。他告訴我這會對我的健康有幫助。我患有慢性哮喘，大部份時間都要吃藥。十八個月裏，我住了3次醫院。我的肺已經喪失功能了，我幾乎不能呼吸，醫生嚴格規定我使用噴霧器，並服用固醇。

我開始練習五套功法，每次煉完第二套功法，法輪椿法，我都可以很輕鬆地呼吸。許多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我所有的肌肉都鬆弛下來，而且我甚至可以深呼吸，也不會咳嗽了。當我拿到李老師的書《轉法輪》時，我花了六個星期讀完第一章，因為我並沒有很用心地讀。當我開始讀第二章時，我感到怎麼讀也讀不夠。我感動得無法看清書上的字。我知道這就是我生命中所迷失的。每一章都為我打開新的眼界，我決心要做一個好的大法修煉者。



圖片：印度浦那 (Pune) 的法輪功煉功點

法輪大法以其博大精深的法理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吸引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們。與中國同樣有著悠久歷史的印度，人們也正在逐漸認識大法。

我學會了如何正確的做五套功法。五套功法非常優美，也很有效。我擺脫了以前所有藥品，再也不需要我曾用賴以生存的治療哮喘的噴霧器了。此時的我僅修煉了3個月。我開始了參加每週日在都柏林城市大學的集體煉功。在集體中是一種很美妙的感覺。每次我都覺得充滿能量，決心更好的修煉。大法的神奇讓我震撼。

法輪功學員卻正在被中國的江氏集團迫害，江氏集團還試圖使這種迫害延伸到海外來。我開始利用各種機會向親朋好友和同事講真相，也利用上下班的時間向路人發傳單，並給一些愛爾蘭和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寫信請他們關注江澤民集團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我現在已經修煉兩年了，這段時間裏我的生活發生了戲劇性地改變。我的人生觀改變了。在其它法輪功學員的協助下，我現在每週二、四晚上去都柏林三聖大學教功。我也去過愛爾蘭其它地方去洪法。通過發傳單，給人們一個知道大法的機會。

在我的生命中，第一次有了一種歸屬感。